写给ta的一封信

编者的话

随时随地都可即时联系的微信时代，让我们的生活和情感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十倍速。每日的忙碌，伴随的自然少不了焦虑、不安、恐慌，甚至连电子邮件都不能等待。只有心静下来的时候，才会怀念车马书信的从前，怀念书信带给我们的温暖和安慰。

欢迎把你的文学作品发给“五月”(v_zhou@sina.com)，与“五月”一起成长。扫码可阅读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电子版、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，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。

也许可以定义为情书

杨鸿涛 (24岁)
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

亲爱的“喏”：

不知不觉相别已六年余，不知你过得怎么样，是不是还在辗转于一个个建筑工地？我希望你生活得安稳一点，哪怕并没有挣很多钱。近日总想起以前的事，仿佛有些爱怀旧了，总是想起你并且思念你。尽管我都不知道你的姓名，对你仅有的称谓是“喏”，也无任何你的通信方式。

那一年我念高三，因失眠搬出宿舍，自己租下一间小屋，你成为我的邻居。依稀记得初见你时你刚从工地回家，穿一条暗绿色的工装裤，光着黝黑的膀子，脸上参差不齐的胡茬满挂着灰土。

不过，你的骨架很宽阔，一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像极了我的偶像王小波，因此我一眼便记住了你。我们年龄大致相仿，生活习惯差别很大，我在一中念高三，学习争分夺秒，为冲刺一所好大学。而你在工地打工，跟着一群四十来岁的男人们打房基。

你那张痞痞的笑脸永远脏脏的，不知是自信多一点还是心酸多一点，却对我有着说不清楚的吸引力。当时的我认为你是被社会淘汰的人，因此将你划在敌营，与你保持距离。每天晚上的英语听力混合着你的歌声，我咬牙切齿地在心里咒骂，上演悲壮的内心戏：这个恶毒的黄毛为什么非要残害一个努力上进的学生呢……

我总以为你能够明白自己深刻的“罪恶”并感到忏悔，然后向我道歉。可事实上呢，我却无法克制自己越来越喜欢你。那是最捱熬的时光，我麻木地做完一摞摞的黑白试卷，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看老师讲课宛如观看一幕幕哑剧，感到昏昏欲睡。

念高三那一年重庆冷得出奇，每天晚上我独自行走在一刀一刀的冷风中，仿佛漫步于一个蛮荒的星球。在最孤独的岁月里，你成了我的生活里唯一特别的亮色，每当你笑嘻嘻地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便抑制不住地欢喜，却还要假装严肃。习惯了你清晨的叮叮咚咚，无来由的大笑，以及身上机车混合着灰土的气味，墙似的高大身躯，当然还有王小波的小眼睛……我在一片空空荡荡里萌生出依赖感，每当你出现时我便感到安心，欣喜。

我对你的日常起居密切关注起来：你有三套工服，隔天换着穿，只穿黑色尼龙袜，每天6点起床，闹钟是一串清脆的鸟鸣，上个月的牙膏是高露洁，这个月换成了云南白药……

那个冷得出奇的冬天，我意外地没有觉得很冷，伴随着你的歌声的冬夜我没有失眠，怀着一种子虚乌有的敌意，我拯救了深渊里的自己，第二年的春天来得很快。

后来啊，后来我们的联系是怎样密切起来的呢？我不知道。也许是那次你提着一壶开水敲开我的房门问我：“要不？”我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，你大概是觉得天冷，让我暖暖脚吧，我却木着……“读书人蛮清高哟，不要拉倒！”你骂骂咧咧地走开，我不服气，重重地把门关上。

可是后来的每个傍晚，我置于门外的暖水壶里都会灌上满满的开水，温暖了整个冬天。越来越冷的天气让我起得越来越晚，几乎吃不上早餐，某一天的清晨惊喜地发现门口热乎乎的鸡蛋灌饼，后来就成了常态。我们偶尔互相撞见，彼此一脸心照不宣的甜蜜的诡计——你啊哈一笑，我憋出满脸的桃粉……我们的对话越来越多：

“喏，你的衣服该换了！”

“喏，我要多一点的热水，我要泡脚！”

“喏，吃橘子不吃？”

……

一边嫌弃一边却坐上你的破摩托，你车开得很快，厚实的肩膀很有力量，有倚靠的冲动，可是我没有这样做。公路在盘旋，冷风拍在脸上，一群群墨绿色的森林在退后，尽头是蓝色的码头——这大概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风景。

亲爱的喏，我从未表达过对你的爱慕与感激，仿佛总是一副读书人的高冷模样，就连姓名都不愿意直呼。但我的确是多么喜爱与想念你啊，这封信，既是写给你，也是写给我自己，也许可以定义为情书，也许算老友的慰问，也许是对话斑斓的青春。我并不避讳我们的关系类似爱情，甚至更浪漫更纯粹一些，它很微妙，在回忆里亮晶晶地闪烁。当我发出“喏”的声或字时，内心也泛起奇异的温柔。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你，辗转于各个“工地”，不断奔波，劳作，追寻生活的意义。

亲爱的喏，今日我勇敢地表明当年我的心迹，我希望留住它。最后我希望你平安、知足、快乐。如果有一天见面，我一定要向你亲口讲述一个“读书人”藏着的，关于你的，无比烂漫的青春。

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邻居

写给30年后的自己

吴映霏 (14岁)
浙江省温州市实验中学2018级8班

30年后的自己：

见字如面。

我想象着你看信的样子。我想，你会在那个秋末的尾巴里，抱着一沓公文，再拖着自己的影子；你会烤着半焦的面包，再铺开泛黄的纸；你还会用那双已然有故事的眼睛，去想象30年前的自己吧。那时的我离15岁还差2个月，静静烹饪着过往的5000多个日子，幻想着此时的你。

我不知你身处何方，更不知你面向哪畔。我不知你前途是山是海，更不知你后路是否一片汪洋。我不知你路灯下的影子是长是短，更不知你那个家的灯火是明是暗。我只知你叫着我的名字，扎根在30年后我记忆里的那块地方。

我希望你永远把最低的姿态放在生活，放在身边的人，也放在所有的围城。人到中年，难免坎坷挫折，我希望你在与浓雾的面对面上，要永远牢记晴空的模样。不要怕，在职场，处于尘网之中，不过是最稀松平常的历程。所谓破壳，便是从新的原点，把包裹着的尘网看做包装好的一小块天空。

破不开尘网，就做尘网里翱翔的鹰。离不开深渊，就把这当做垂直的前程万里。蹚过孤寂，不过是蹚过自己的心。冲破尘网，不过是用风冲破心的孤寂。绝没有绝对的尘网，也绝没有纯粹的天空，在心底将风刮起，所直面的便是万里无云。

凡是过往，皆为序章。尘网里的日子已成了过去，现在的你，便是新生的起始。做不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，就书写一人的愁。做不到“同醉而自醒”，就在梦里乘一人孤舟。做不到“痴似相公”，就把一人的痴情寄托给风。做不了太阳，就做星光，做不了星光，就做自己，做不到轰轰烈烈，就做天地的野芳。相信我，时机一到，你便是欧阳修。

但记得，欧阳修也好，范仲淹也好，心境再伟大，也不要忘了，留一块常人的希望。

我希望你记忆里的所有日子，哪怕岁月纵横，也永远四季如春。我希望你心里的那片空地，哪怕满满当当，也永远井然有序。我希望你身处的那畔空间，哪怕太阳落山，也永远灯火清朗。我更希望你自己，无论何时，也无论何地，要永远向往朝霞，也永远爱着日落的模样。

我希望你的行囊里，要带着风生水起，也一定要带着一片枯寂。我希望你的旅途里，要看见雪的洁白，也一定要看见夜的未明。我希望你的脚印里，要藏着高楼的繁华，也一定要藏着野花的芬芳。我更希望你自己，无论前方，无论归处，要永远向往翱翔，也永远不要忘了脚下。

我希望你敢、你狂，敢把所有的过往狠狠地抛下。我希望你醉、你痴，把无法成真的美梦深深刻在心上。我希望你真、你淡，把细水远山婉转地绵亘悠扬。我更希望你，无论走了多远，无论路还有多长，要永远学会停下，歇一歇，也要永远问一问自己，疼不疼。

一切正好，也请你继续好好努力。

祝你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，

岁月无忧，家人无恙。

30年前的自己

(指导教师：魏金德)

写给我挚爱的雄安站

杜昱霖 (33岁)
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
雄安站项目总工程师

我挚爱的雄安站：

2017年4月1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通知，决定设立国家级新区——河北雄安新区。城市建设，交通先行。2018年以来，我作为设计总体单位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，全面投入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枢纽的设计工作。

白驹过隙，3年时光转眼即逝，雄安站如今即将建成通车。无数个日日夜夜，20多个专业，200余人的设计团队，1万余张图纸，支撑起了规模达到47.52万㎡单体建筑的构思和基础。我在乎你的立面、幕墙、内装、灯光……每一个细节和角落我都不想留下遗憾。看着茁壮长大的你，我对你充满了期待。

我的伙伴们，我想对你们说，我们一起畅想建筑的未来，一起绘制张张蓝图，一起建模，一起制作汇报材料，一起熬夜，互相鼓励，深夜的办公室里我们已经成为彼此坚持努力的寄托。我们一起深入现场，研究每一处细节，我们一起解决问题，团队的力量总是让我们充满信心。周例会上，我们为了一个问题也许会争得面红耳赤，但问题解决后，兄弟们的脸上剩下的只有成就感带来的快乐。

每一名长期在外拼搏奋斗的铁路人，心中或多或少都会有对于家人的亏欠和内疚。儿子，3年前的你刚出生不久，这3年里我错过了很多你成长的过程和瞬间，这也会是我无法弥补的遗憾。亲爱的爱人，带孩子是一件需要无比耐心和细心的事，谢谢你的付出，更要谢谢你遥遥伴我走过。还要感谢父母的宽容，看着他们白发苍苍，自己却一直出差，总会忍不住心酸。

回首3年的时光，我见证了无数管理者、设计者、建造者的智慧和努力，他们为了“千年大计”倾其所有毫无吝惜，大家奋斗着、辛苦着、快乐着……今天的塔吊林立，让我对这座绿色、人文、现代、和谐的未来之城充满期待。我是幸运的，能够来到雄安新区，有机会为雄安站这样伟大的项目付出努力；我是荣幸的，能够和充满才华与激情的伙伴们共同奋斗；我是幸福的，家人们默默的支持让我有了更饱满的精力专心工作。

雄安新区画卷徐徐铺展，作为祖国的追梦人，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，用汗水浇灌收获，以实干笃定前行，只争朝夕，不负韶华。

而你，我挚爱的雄安站，我希望你是被宠爱的，每一名管理者、使用者都会认真待你，最大化的发挥你的特点，保留你的特色；我希望你被严格要求，不同的需求，不同的考验你都能够从容面对，未来新的交通方式和出行需求都是你成长路上的一份份试卷；我更希望你是胸怀包容的，到了2035年、2050年、更久的未来，你依然可以温馨便捷地陪伴好每一名乘坐高铁的旅客。

杜昱霖

漫画：程璨

让我想在这座城市多停留的，只有你

王近松 (20岁)

曾经一起看落日的你：

最近过得还好吧，我想你一定很忙。可不管多忙，别忘了看看落日。

又到了秋末冬初，满城的银杏树叶散落在地上。前几天和两位朋友去草海边拍鸟，霜重，让人心凉。每当看到落日，看到落日在湖面上搭起火堆，内心就会觉得温暖。

从南山出来3年，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。尽管那时候，我们显得稚嫩，但那些远去的日子，让我们因为青春而放不下过往。

我想写一封信给昨天，但我们会在明天收到那封信。我一直有太多的言语想要告诉你，就像我们对于青春、对于孤独一样的概念。我们分开的时间越长，想要说的话就越多，相隔数百里，我只能向落日倾诉你。下班回来的路上，我看到树枝上的落日，被城市的高楼支撑着，我就异常开心，也会异常感动。这份感动，就像16岁的时候一样，可能不需要太多的言语，也能懂得对方想要表达什么。

每当有类似的时刻，我就希望你快一点出现，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看着树叶一片接着一片落下，一起度过一天中最后的“耀眼时光”。

记得在南山的最后一个秋天，也就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，我拍过许多落日组图，晚霞衬着落日的余晖，将最后的光芒，都洒在大地上，就像一个孤独的人，在夜晚到来前，要趁着落日下山前，把一切都放下。

是啊，山野上，草木萧条，如果这个季节最旺盛的，莫过于落日吧。

我们一起看过落日下山的无数种方式，就像我们相逢，说了无数的话。这些话语被风打断，被风带走，留下的仅仅是记忆。但很多时候，对于一个孤独的人来说，回忆足够为一个人疗伤。

你在贵阳还好？贵阳的落日是否抚慰你的心灵？我很多次路过贵阳，阴雨绵绵的，让我想在这座城市多停留的，只有你。

月初的时候，我从昆明到贵阳，高铁进入盘州后，雾霭满山，少了阳光，也会感叹这仙境般的场景，山在雾中若隐若现，也好比我去见你，很多时候，你也支支吾吾。但雾会散，我们的关系，也会像失修的桥基一样，在落日里得到各自的安慰。

很多时候谈到贵阳，谈到花溪，我都会刻意避开你。对于我而言，你并非像夕阳那样，属于所有人，我们只属于某个限定的范围，属于自己。很多时候我们见面，不谈及爱、不谈及过去或未来，因为某个眼神就会觉得很美好，那种美好可以治疗多少疼痛，就能占据多少快乐。

很多时候，总是打开与你聊天的页面，输入很多傻不拉几的话语，然后又删了。很多时候，喝醉了酒，就借着酒劲给你打电话，发语音。当第二天清晨从梦中醒来，恍惚间才明白，因为喝醉了，就打破了你的梦境，让你在深夜翻来覆去。

亲爱的，我曾经把自己比作云朵，诞生就流浪在天空，可是当你出现，我就觉得，流浪的一生也是有归宿的。

今天，我早早地从办公室走出来，我想看看北坡的落日，当你没站在我身边的时候，落日承受了多少言语。

亲爱的，有时候我在想，一株芦苇在落日面前，它就不是一株单纯的芦苇，它披着落日最后的光芒。飘扬的芦苇穗啊，我们之间的距离就仿佛隔着一串芦苇穗。

当我知道，落日下去，我将走向黑夜的深渊，其实不止我一个人，还有你，还有千千万万正在回家路上的人们。

路灯不一定成为谁的归宿，但在路灯下，暖色调会使我们感到温暖。

当你在城市感到孤独，你就爬上楼顶，看看落日，那么美、那么壮观，除了这些，它还有我对你的倾诉。

亲爱的，落日在最后的时光，发出熠熠生辉的光芒。而我们呢，还会遇到很多的十字路口，一起看不同季节、不同地方的落日，落日在冬天让人觉得，如此甚好，仅此而已。

松　松

写给家乡的原野

王彦雅 (12岁)
福建省龙岩北大附属实验学校七年级5班

家乡的原野：

你好！

前几天，在报纸上看到一句话：“家乡的什么让我们念念不忘？”看到这句话时，我脑海里马上就浮现出了你——家乡一望无际的美丽原野，是你收纳了我无尽的快乐，是你承载了我无尽的记忆，是你陪伴着我度过了欢乐的童年。

每年春天，我家乡的原野啊，覆盖在你身上的洁白的冰雪开始慢慢消融，静卧在你身上的小溪，像条结束了冬眠的巨蛇，荡起了解冻后欢快的浪花，叮叮咚咚地，唱起了动人的春日赞歌。几片小小的冰块漂浮在水面上，阳光一照过来，就一点点融化开去。溪边有嫩绿的草尖儿悄悄探出了头，春风一吹，你的身上就像涨潮的沙滩一样，一夜之间由白色变成了枯黄色，又一夜之间由枯黄色变成了嫩绿色。再暖和一些的时候，只见许多花儿开了，黄的、红的、紫的、白的……把你完全覆盖。树上也渐渐开了各种各样的花儿，于是，你便成了花的海洋，姹紫嫣红，花香四溢。

夏天来的时候，我家乡的原野啊，覆盖在你身上的草已从嫩绿变成了深绿色，也长得更高了。长的已长到齐腰高了，矮的还在拼命吸取水分，踮足凝气，欲与同伴试比高。蝉儿趴在原野不多的几棵树上，拼命嘶喊，那声音断断续续的，仿佛随时会窒息一般。黄昏，当太阳已经压在西边的山峰上时，我们几个小伙伴就会相约而来，在你身上的草丛里玩捉迷藏，大人说草里有蛇，不准去，可是，我们也是一样要去的。我们去了无数次，蛇有见过几次，但却没有人被它们咬过。有时候，我们从它们身边经过，它们竟然微微眯着眼瞧我们，然后趴下身子，继续睡觉，仿佛我们是它们相识已久的朋友一般。

秋天，我家乡的原野啊，覆盖在你身上的草已渐渐枯黄了，它们变成了干枯的金黄色，秋风一吹，沙沙作响，就像好听的音乐。当时我家养有几只白兔儿，我常常会过来割一些草喂兔儿，兔儿特别喜欢吃这些干干的金黄的草儿，吃饱了，还惬意地躺在吃剩的枯草上打滚儿。那些小树一到秋天，就会结各种各样不知名的野果儿，附近的小孩儿欢快地跑过来，大点儿的孩子会噌噌地爬到树上，两腿紧紧夹住树干，一手拉住树枝，一手摘来野果，也不擦拭，便迫不及待地往嘴里送。咬一口，浓浓的甜味从口中一直甜到心里，到晚上回到家时整个人都还沉浸在甜蜜里头。

冬天来了，我家乡的原野啊，你的一切都似乎陷入了冬眠状态。深冬的时候，下起了雪，天地之间白茫茫一片。落了叶的树木披上了白色的新衣，草地上早已是白皑皑的一片。放了学，我们喊叫着冲到你怀里，把书包一扔，就开始在那儿堆雪人、打雪仗，尖叫声、欢呼声，在白茫茫的群山间回荡，最终环绕在原野上，惊起了树上的片片雪花。

大家玩儿累了，就会躺在雪地上，在黄昏落日余晖下，看着天上的白云在蓝天下穿梭。天很冷，吹口气，都能看到白色的气体，像个被吃掉了大半的棉花糖，缓缓地在空中越升越高，渐渐地，这缕深藏了我对童年和家乡深情的白色气体，最终和天上的白云融为了一体。

我把双手交叠着压在脑袋下面，躺在你怀里，眯着眼看着漫天的云彩，悄悄地笑了。

迷恋你的：王彦雅

(指导教师：张元红)

平静的塔尖

吴任几 ([illegible]岁)
英国利兹大学社会学院学生

爱丽丝·芒罗女士：

你的书第一次抓住我，是因为那把斧子。那把尾随着你和你父亲一路的，由一个喃喃自语的村民紧握着的斧子。你当时就毫无征兆地断定它会将你的父亲袭击，你惶恐，但你没能提醒爸爸。

然而无事发生。一切照旧。你的爸爸和握着斧子的人简单交谈了几句话，握着斧子的人甚至把你们带到了他的小屋里坐了坐。你们聊了一些有关威士忌与猫的话题。仿佛一切都是正常的。无非是，从那小屋出来时，你的爸爸嘱咐你不要告诉妈妈。

你们生活的小镇依然平静而温存。

这一看似冗余的信息就在你的那篇《重重想象》里。它仿佛毫无逻辑可言，甚至也不那么有趣。然而，而在我看来，这恰好概括了文学的本质。

当时的我，离文学的大门尚还很远。但就是那短短的几段触动到了我。我至今也说不清楚。

现在，我正在给你写信的窗外，我们的上海正以每天300万的车流量高速运行着。这些汽车正把人们运送到各自想去的地方，办成一些事情；晚上的时候又把他们原路运载回自己的家。我想，我也在窗外的某一部车里，神情严谨，对今天要做的事思则有备，而外表也已率先表现出一副即将辩论的姿态……

更多的事则在窗内发生。我时常和年少的你一样，总是担心某一柄凭空而来的利斧，会向我的家人突然劈来——突然出现的邮件、不可思议的诉求、出其不意的衰老、略有敌意的邻居……

我就当真摆出一副辩论的姿态来了。但又由谁来忍受这咄咄逼人的阵势呢？

于是只能回到文学，回到更为远久的“君子所以存诚”中去。

我是说，通过一定的努力，人应该可以回到本该有的真诚。可那把想象中的斧子暂时还不会因为这些努力而消失不见。就像你和我一样，很多人也时常看见那把斧子。

他们或许也是真诚的。借助网络，他们把自己的恐惧一板一眼地刻画了下来，然后发送。他们的愤慨在他们的读者中激起了更多的恐惧与仇恨，于是他们又愈发确信自己刻画的那把斧子了……

因此，我时常在想我究竟为什么写作？每当这时，我就又回到你的那些故事里去了。我想，我们的写作是为了唤醒更多的宽容：对世界的宽容，以及，对我们自己的宽容。

写，是因为有些复杂的人事不可言说，于是就只能付诸手中的纸与笔。但要如何写？又成了一个问题。

因为一些宽容是无法述说的。而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，有的作家以善良之名，为了世界冠以了更多的定义与呼喊。这些东西一多，想必又会少了许多宽容。那些作家所抛出的对斧子的诘问，无非只能让那臆想三人成虎。

——大概就是出于这个原因，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的作家大多数都安于隐隐地活着，就像你……如此温存而不求抵达。于是，我坐在这座地球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里，决定给你写一封的信——疫情时我们的距离变远，但信又把我们的心灵拉近，就像在更古老的年代，文字比科技更好用。

这封信我只能写给你。

——聊一聊我们的文字给究竟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？而对于我们自己又该怎么办？

然后，或许就像我们的作品一样，期待无事发生。

此致

秋安

吴任几